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裴秀

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子大將軍曹爽辟爲掾襲父爵淸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坐免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陳留王卽位進封縣侯延熙初遷尚書僕射封濟川侯武帝卽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及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尋爲司空泰始七年卒謚曰元有集三卷

平吳表草

孫晧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行今旣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晉書裴秀傳秀寢疾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呈上聞

奏事

謹案臺閣備統萬機，動爲法例，是曰特宜精簡良能，曰親其職掌。郎皆朝之儁選，當之處事，宜辨正疑滯也。（書鈔六十）

與山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書鈔七十二引王隱晉書。山濤傳云：爲冀州刺史，秀與濤書。案彪字疑有誤）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藝文類聚初學記皆作論）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其職。暨漢祖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漢氏所畫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攷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

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旣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後遠近之實定于分率彼此之實定于準望徑路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

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晉書裴秀傳又藝文類聚六初學記五

裴祗

祗秀從弟仕魏入晉為御史中丞

乞絕從弟儀曹郎眈喪服表

眈受性凶頑往因品略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離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祖已下喪亡眈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眈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眈憂恚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今已喪亡罪歷彰聞穢辱宗胄眈見周親已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取斷通典一百一

裴楷

楷字叔則秀從弟文帝為丞相辟為掾及改定律令以為定科郎武帝為撫軍以為參軍尋為吏部郎轉中書郎及受禪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

侍中惠帝初轉衛尉遷太子少師坐楊駿免尋封臨海侯轉尚書進中書令加侍中又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元

有集二卷

與石崇書

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已狂藥而反責之禮邪 宋王岡蔡謨贊序

裴頠

頠字逸民秀次子咸寧中襲爵鉅鹿郡公太康初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累遷侍中拜尚書加光祿大夫又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誅惠帝反正追謚曰成有集九卷

讓吏部尚書表

臣少無鑒察之譽長無題輿之才 初學記十一

陳刑法過當表

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撓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案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案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刧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

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
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
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
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
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殄之情
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
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
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
隔道在重墉之內火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
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
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
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
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案

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斷或因餘事得容淺深晉書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六

辭專任門下事表

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于近倖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晉書裴頠傳

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

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使

官爲曹離局陷紝猶懼此法未足制情已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降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于求賢逸于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棄職得辭宜罰已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酌已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衡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于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掾必廣所掾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陛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原校云卑作畢案治要原本是畢字畢當爲俾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

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百官志裴頠曰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

上疏諫赦

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猶陵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裴頠集

上言改度量

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晉書裴頠傳荀勖修律度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頗上言

上言刑法

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

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原校云治道上下必有脫文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刑法志作中臣顗言 案顗字乃頠字之誤

上言外戚不宜專任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晉書裴頠傳頠遷尚書左僕射俄復使專任門下事固辭不聽頠上言云云又表云云

諫東宮侍從失人

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賢助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晉書裴頠傳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又

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

虞濬等周喪嫁娶議

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已與此恐人倫大綱典章所愼也通典六十

荅治禮問天子冠禮

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通典五十六

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

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儉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于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

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

有所經而云有生于無㠯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㠯而然哉人之旣生㠯保生爲全全之所階㠯順感爲務若味道㠯衞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㠯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㠯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㠯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旣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㠯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㠯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㠯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㠯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求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㠯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㠯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嬰然中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㠯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

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于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晉書裴頠傳

鳥無胃肺蛤無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也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五

賢無論魏志裴潛傳注頠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文今佚

辨才論未成而遇禍

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藝文類聚十五

裴邈

邈字景聲頠從父弟太傅東海王越以爲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見魏志裴潛傳注

文身劒銘

器以利顯寶以名舉長劒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犀象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軌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銘

良金百煉，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迴，流光豔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裴希聲

希聲僑里未詳，疑與景聲爲昆弟行，姑附邈後。

侍中嵇侯碑

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狗利，禮法之興，于斯爲薄。悲夫！嘗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淸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濟，龐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祕閣；晚節强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是與親征，次于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

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弱，履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上，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懋茲遺風，在親成孝，于敬成忠。藝文類聚四十八

石苞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魏，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又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已平諸葛誕功，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陳留王時，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晉受禪，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拜司徒，泰始九年卒，謚曰武。

奏課農桑

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晉書石苞傳

功臣配享議

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通典五十

議貶庾純

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晉書庾純傳

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于合禮典者耶。晉書石苞傳

石崇

崇字季倫，小名齊奴，苞第六子。除修武令，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以伐吳功，封安陽鄉侯，拜黃門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惠帝時，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徵為大司農，免，尋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軍事，鎮下邳，

免韓拜衛尉坐賈謐免與歐陽建潘岳等謀誅趙王倫事覺遇害有集六卷

思歸歎并序　藝文遂作思歸引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百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歘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文選

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塡胸魚瀺灂兮鳥繽翻澤雉遊梟兮戲中園秋風厲兮鴻燕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

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壠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藝文類聚二十八）

自理表

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駭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于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于順旨枯槁于逆違誠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

之重，策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熒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于此。不媚于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晉書石崇傳

請徵揚州刺史何攀表

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遠人。華陽國志十一

議奏封賞當依準舊事

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

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賞行爵優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于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于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忠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于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晉書石崇傳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于惠帝云云弗納）

楚妃歎序

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于後唯楚妃焉故歎咏之（初學記十五）

琵琶引序（藝文類聚作明君詞）

王明君者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

以明君配馬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故序之云爾（藝文類聚四十二 御覽五百八十三）

金谷詩序

余以元康六年（水經注作七）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世說品藻篇注 水經穀水注 文選別賦注 又潘岳金谷集詩注）

藝文類聚九　御覽九百十九　又并州四部正稱一百五十八人引修文殿御覽

雜果庶乎萬株　御覽九百六十四

許巢論

客有問于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實已貫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擧材必敘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勤勵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乖道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藝文類聚三十七

奴券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粗須臾出趣吾車

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匹、閭謂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負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縣、作車當取高平芡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犬良白槐之輻、河東茱萸之輞、亂椥桑轅、大山桑光、長安口口、雙入白屋、釘鏁巧手、出于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鳥嗥柘桑、張金好畾、過市數籥、并市豪筆、備郎寫書、嗥角幘、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口口而歸、御覽五百九十八、又七百七十三

奴當種蘿菔胡荽、不親不疏、御覽九百八十

石璞

璞字玄眞苞曾孫沒于胡石勒引爲宗室石虎時累遷侍中拜司徒冉閔時遷司空襄國之敗與盧諶等俱遇害

諫石虎作役非時疏

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

十六國春秋二十

石鑒

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出爲幷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都督隴右諸軍事免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免後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監統山陵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卒年八十餘諡曰元

奏舉劉毅爲靑州大中正

謹案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于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于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案尹所執非為情名議于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晉書劉毅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銜兼署鹽運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山濤

濤字巨源、河內懷人、魏正始中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投傳而去、正元初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王昶驃騎從事中郎、景元初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歷大將軍從事中郎、行軍司馬、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晉受禪守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除議郎、拜吏部尚書、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代李胤爲司徒、卒年七十九、謚曰康、有集五卷、

爲子淳尤辭召見表

臣二子尪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晉書山濤傳）

表謝久不攝職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慶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晉書山濤傳濤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濤不自安表謝）

表乞骸骨

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晉書山濤傳）

上疏告退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

其閒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晉書山濤傳

啟事

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山濤啟事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測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機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藝文類聚四十八通典二十三御覽二百十六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淳化閣帖三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侍郎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世說賞譽篇注通典二十三帝曰咸耽酒浮虛遂用陸亮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已應雍州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祇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請已補職不審可復用否御覽二百十五

荊州宜都有郎王恆之已病出義陽郡鄧遐有才義論者以為宰士之儁而未滿之年臣已為宜先用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寮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既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茂美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頗聞之秀聖意備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苟愷智器明敏其典術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苟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

不。

侍中太常河南尹竝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宜呂爲侍中才。御覽二百十九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衞將軍王濟，皆誠直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御覽二百十九

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晉書嵇紹傳

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世說政事篇注

詔選祕書丞，濤薦云云。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魏志王粲傳注作猶成濟者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御覽二百三十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重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今太子每覲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通典三十又略見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太子始傳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北堂書鈔六十五）

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儀正直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藝文類聚四十八）

鴻臚職主胡夷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才攸舊人不審可爾不（藝文類聚四十九　御覽二百三十二）

臣近舉氾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爲大臣欲召慰後問之也（藝文類聚四十九）

臣昨啟少傅選事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北堂書鈔六十八）

中庶子賈模遐缺周嵩純粹篤誠宜補御覽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賈模遐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備宜先德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嵩惟加所裁御覽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呂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御覽二百四十五

琅琊王子孫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若兼庶子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爲之

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御覽作忠謙有文武才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御覽作有信義皆其選也通典三十御覽二百四十七

中郎衛昱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後坐賣倫石事免官今太子門夫缺不審可參選不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湛字孝若有盛德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遷此選不御覽二百十五

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必已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今散人無依仰又欲令者散職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內外非稱臣已爲宜蒙此者是已啟及不審固不用不御覽二百四十八

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已勸天下御覽二百六十八

蘇愉忠篤有智意魏志蘇則傳注

楊肇有才能魏志田豫傳注

武部清白有聲魏志胡質傳注引虞豫晉書

御史中丞刁攸齒人年衰近損百寮未甚爲憚坐治政事攸尚書

可也。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散騎常侍，敕當取有素行者補之。

臣欲以鄒生爲温令。通典二十三

訪聞誌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通典二十三

鄒誌才志器局，堪爲黄散。

黄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通典二十一

黄門侍郎苟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眞侍衛之美者。通典二十一

孔顒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爲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王啓，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

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

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楙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琨字伯瑜王瓚字正長司空掾王正字士則劉瞻字初平征西將軍掾諸葛□皆其選也

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勗劉琨司徒掾官粹士正劉瞻太尉掾劉遐有才義宰士之儁也

河南尹京蕃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胤杜預王恂售不疑復今減此者也

遊擊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兗州御覽二百三十九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閒猶宜德健者征北大將軍璜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軍者不

平南司馬欽榮瑯琊李組綱紀郡戰練習兵馬良才也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遙無事臣以爲略依左遷法隨資財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中（通典十九）

答詔問郗詵事

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中與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通典一百三）

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忍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通典一百三詔問應清議與否濤答）

山簡

簡字季倫濤第五子初爲太子舍人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懷帝時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

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尋加督寧益軍事卒年六十追
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有集二卷

上懷帝疏

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

才堪任用者皆召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晉書山簡傳）

與王衍書

蔡子尼今之正人（案蔡克字子尼）

盧欽

欽字子若范陽涿人魏司空毓子大將軍曹爽辟爲掾舉孝廉除尚書郎爽誅坐免尋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遷琅邪太守大傅宣帝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伏波將軍都督淮北徵拜散騎常侍太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遷平南將軍都督沔北諸軍事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咸寧四年卒贈衛將軍開府謚曰元有小道若干卷

論徐邈

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魏志徐邈傳又御覽二百四十五

盧浮

浮字子雲欽子仕魏為太子舍人以病疽截手廢入晉徵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　據魏志盧毓傳注引晉諸公贊

相風賦

楚后雜結綠沙礫廁隋珠　御覽七十四

盧諶

諶字子諒欽弟珽之孫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州

琛秀才梓太尉掾洛陽陷劉粲據晉陽爲參軍粲敗劉琨以爲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愍帝末從琨奔段匹磾以爲幽州別駕匹磾敗奔段末波元帝初累徵散騎中書侍郎不得歸末波死弟遼代立遼敗爲石虎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虎死從冉閔于襄國永和六年軍敗遇害年六十七有雜祭法六卷莊子注若干卷集十卷

感運賦

朱明送夏白藏迎秋微涼漸厲溽暑日收氣㵐㵐而浸冷霜微微而日寒翠葉紛以朝落朱花慘以夕捐（藝文類聚三）

朝霞賦

相神之于瀛洲琅玕之于層城（御覽八百八）

登鄴臺賦

顯陽隗其頹隧文昌鞠而爲墟銅爵隕于臺側洪鐘偃于兩除奕

帝王之靈宇，為狐兔之攸居。藝文類聚六十二

觀獵賦

赤羆巖處，玄熊穴蟄，食卉飲泉，升原降隰。北堂書鈔百五十八

征艱賦

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水經河水注五

歷受陽而總戀。水經洞過水注

逕武館之故鄉，問厥塗之遠近。水經洞過水注

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水經淇水注

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都。水經清水注

菊花賦

何斯草之特瑋，涉節變而不傷，越松柏之寒茂，超芝英之冬芳，浸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雲布，黃蕊星羅，熒明倚粲，菴藹猗那。藝文類聚八十一，又初學記二十七引兩條

朝華賦

覽庭階之嘉木、契朝華之可玩、俯凌潤之泉壤、仰晞彩於雲漢、藝文類聚八十九

當其重陰始結、微雨新晴、抑以泥液、暄以陽精、初學記二

鸚武賦

有遐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舊壤、揮綠翰以運影、啟丹觜以振響、藝文類聚九十一

燕賦

爰集崇宇、依于其榮、布寞巢之列列、孕子鷇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適尸鳩之能爭、于是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溜、下上雲際、啁哳閑關、倏忽瀏瀲、來如隼擊、去若鳧跳、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息、藝文類聚九十二

蟋蟀賦

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幺微，體含容之微眇。于時微涼既成，大火告去，玄乙辭宇，翔運南傾，風淚淚而動柯，露零零而隕樹，月轉素而西頹，漢迴波而東注，厲清響以干霄，激悲聲以迄曙，嚶嚶咧咧，□□翾翾，俟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斡遷。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九

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于固慎關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應措；關塞不慎，則逆節滋萌。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纂后肆虐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于河南，以朗面縛于滎陽，社稷克寧，鑾輿反旆，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饉，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

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荊棘茂于街里，豺狼居于府舍。既無句踐甲楯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閒，公私漸振。會遭京都失守，孝懷播蕩，羣逆縱逸，充斥王畿，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于誅，遂乃躬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西征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勍敵，蟻蝨生于甲胄，燕雀巢于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望，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賊黨可以不喪，乃猗盧敗亂，晉人歸

奔琨于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于色假從澹議偷于苟存則是然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于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矜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

是以卷甲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且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没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于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一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于一方上不得歸誠于陛下辭旨慷慨動于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遺言城郢古人稱以為忠貞琨匪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没不忘國之四驗也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逆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嶇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閒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

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于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幷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踊躍一隅無以自展猶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強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

陛下以叡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悲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晉書劉琨傳藝文類聚五十四

與司空劉琨書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關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恩殊甯生厄者時陋不免擯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俟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

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廢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是已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于盡意書有不得至于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已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于北里夜光報于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文選

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

諶罪重五嶽釁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疚死亡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乎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

士之中撰述平素之迹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緒蔚矣其姿緯乎其亂天不予壽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東征西徂方協選任言復是興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俱殞況我恭壽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邈窮思日纏撰述遺跡臨文煩冤藝文類聚四十八　梁諸父志字子道欽從挺之子封武强侯永嘉末轉尚書

太尉劉公誄

公侯之生固天攸擢高智肅條英風卓犖勵操宏壯抗意崇邈雅用深奧明鑒朗出摛藻雲浮飛辯盆溢驅其豺狼斬其蟊螣建立市朝營置亭徼劉聰南比徇盧北接或日恩變微我公侯方事焉捷委重于外馳禦于中御比鄧禹禮優竇融藝文類聚四十六

祭法

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御覽七百三

冬祀用雉腊兔腊。書鈔一百四十五

春祠用大牒，夏用鵩脯。書鈔一百四十五，又見御覽八百六十二，作春祠用脯，夏用煏

春夏秋祠皆用鮐血。書鈔一百四十五

四時之祠，皆用苦酒。書鈔一百四十六

㠯蒲平薦，布緣朱韋，夏日加㠯笙緣。書鈔一百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四終

應貞

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子正始中舉高第歷武帝撫軍參軍咸熙中隨府遷相國參軍晉受禪遷給事中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泰始五年卒有集五卷

臨丹賦

陟縣岡之迢遞臨窮谷之濬邃覽丹源之洌泉眷縣流之清派漱玄瀨而漾沚順黃崖而蕩博激重巖之絕根拂崇巨之飛崿然後陰乘洞出邊澮旁闢倏熠高鶩晧晧長懷盤溢鬱沒雲轉飆迴屏側爲之飛隕壁岸爲之陂隤列以青林蔭以綠枝檉松蓊茸于其側楊柳婀娜乎其下則高溜承崖縣泉屬嶺別流分注冰瑩玉靜清波引鏡形無遁影 藝文類聚八

安石榴賦並序

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既盛華實甚茂故爲之作賦。

挹微露以鮮采承輕風而動葩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旁則有大廈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時移節變大火西旋月葩結秀朱實星縣肩折理阻爛若珠駢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兩條御覽九百七十

蒲桃賦

結縈子之礧落兮英龍總而彌房御覽九百七十二

釋左雜論

芍藥之羹爽口之食書鈔一百四十二

七華

千乘方轂萬騎龍驤書鈔十六

杖箴

高明執之戒在驕溢書鈔一百三十三

朱杖銘并序

朱杖者其初蓋譙郡諸德聲之有也其木青豐端而勁甚德聲爲杖之宜也

天作之杖于譙之株奧榦特挺非柘非榆書鈔一百三十三引三條

華覽

强弩連城長戟指塞御覽三百五十三

崇文大夫唱云陰陽運潛玄風扇厲鷹隼騰揚□纆搏噬書鈔一百五十四

革林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奚氏本造後裔循□膺以代步屏以從容輪斬幷合出入道同追仁越義惟禮是恭御覽七百七十五

應琳

琳貞從父太康中爲博士

童子爲天子服議

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通典八十一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尚當爲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

應詹

詹字思遠貞弟秀之子初辟公府遷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劉弘請爲鎭南長史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山簡爲鎭南假督五郡軍事元帝承制以爲建武將軍尋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穎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尋拜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免劉隗請爲鎭北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明帝以爲都

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王敦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咸和六年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有集五卷

上表請興復農官

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

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于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于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晉書食貨志文通典二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

上疏陳便宜（文選注作表）

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

虞矣、

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愼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㠯來、賤經尚道、㠯玄虛宏放爲夷達、㠯儒術淸儉爲鄙俗、望白署空、顯㠯台衡之望、尋文謹棻、目㠯蘭薰之器、（記上四語從文選注補）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㠯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晉書應詹傳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引晉紀兩條）

上疏讓封觀陽侯

臣聞開國承家、光啟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㠯疏賤、倫亞親密、暫厠祓練、列勳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晉書應詹傳）

爲江州臨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

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㠯滄浪之流漉㠯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㠯未精職理所㠯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咨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州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㠯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循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㠯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㠯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㠯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㠯實事為先後㠯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

令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遊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晉書應詹傳）

啟呈杜弢書並上言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案弢今書血誠亦

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脩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濟殺賊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郡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晉書杜弢傳

薦韋泓于元帝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淸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庸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寄花于京輦，採秋實于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

曹必能協隆鼎味綢繆庶績者也晉書應詹傳

疾篤與陶侃書

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已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晉書應詹傳

應亨

亨貞從孫爲著作郎累遷南中郎長史有集二卷

讓著作表

自司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世著作不絕邦族已爲美談崔駰三世

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迹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良史也（書鈔五十七引應亨集讓著作表　又見初學記十二通典二十六）

與州將牋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投延路廣海無遺蚌山無逸璞僕歸數日臥思始得一人陳國有袁瑗字惠瑛者才識可㠯經千治亂棲跡可㠯勸礪後進亨具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聲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御覽二百六十三）

又與州將牋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忠政教之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曆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宏矣希矣明君之所㠯總天下賢臣之所㠯奉君上士庶之所㠯繫仰德化之所㠯美盛公正也可

不勉哉。御覽四百二十九

應翊像讚序

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翌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民莫不稱其仁。御覽三十五又八百四十

贈四王冠詩序

永平四年，案惠帝永平元年三月改元元康，此云四年，必有誤。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初學記十四作後漢，誤。御覽五百四十

劉毅

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居平陽。齊王芳時，太守杜恕以爲功曹。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投傳去。高貴鄉公時，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陳留王時，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諫議大夫，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泰康初，

遷尚書左僕射、後以光祿大夫致仕司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卒贈儀同三司、有集二卷、

諫賀龍見表

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晉書劉毅傳又五行志下作昔龍降夏廷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又見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與今傳同

因天陰上言

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晉書劉毅傳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云云五行志中作上疏末句作而不赦也

上疏請罷中正除九品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

術褒砭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本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競徒四族側陋何望于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由于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于此竊爲聖朝恥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概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淸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安危之要不可不允淸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禁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淸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篇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修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攷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為限。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懸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倒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廢。若然，自仲尼之聖，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過失，則皆可廢，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豈，今訴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刀劾，劾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劾之所下石公罪，劾之所行，駮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仰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徇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淸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正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力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

近求茲、背本趨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故狀無實事、譔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

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淸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行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于德行而銳于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晉書劉毅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十四

又略見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劉毅集

奏劾劉肇

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

駁有司奏琅邪王倫事

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于一時法中如友所正晉書趙王倫傳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

劉暾

暾字長升毅子泰康初爲博士免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惠帝復阼爲左丞尋兼御史中丞遷中庶子左衞將軍司隸校尉以表理羊皇后忤河

間王顒奔高密王略、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又加光祿大夫、後爲撫軍將軍、遷尚書僕射、拜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領衛尉、加特進、後復爲司隸、加侍中、王彌陷洛、爲彌使于青州、至東阿爲石勒所殺、

奏劾王渾

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荅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晉書劉暾傳、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云云）

奏理羊皇后

奉被手詔伏讀惶悚臣案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祐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邇來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閒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晉書惠羊皇后傳河閒王顒矯詔以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云云劉暾傳作上表理后無罪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五終

全晉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庾峻

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爲郡功曹舉上計掾州辟從事高貴鄉公以爲博士遷祕書丞陳留王時拜侍御史晉受禪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進侍中加諫議大夫泰始九年卒有集二卷

上疏請易風俗興禮讓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

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暘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

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惟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滋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

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愼也下人升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書庾峻傳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

祖德頌

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宦監彼天貴我不干時纖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嘗茲垣墉曾孫篤之

永世彼同。藝文類聚二十

遺敕子珉

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

庾純

純字謀甫。峻弟。仕魏爲郡主簿。辟大將軍曹爽府。後參征南軍事。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免。尋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拜少府。

上表自劾

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案禮八十月制。誠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

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烏鳥之不若充位爲三公論道與化以敘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敕身不謹伏須罪誅謹遣臣丞韓徵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晉書庾純傳 通典六十八

孫爲祖持重議

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土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敘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爲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爲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

士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于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若不統家亾則統喪攷之情禮俱亦有違案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通典八十八

庾儵

儵字女默峻從弟仕魏未詳入晉爲尚書有集二卷

冰井賦

嘉陰陽之博施兮美天道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兮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固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兮信協德而俱延于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兮流波結而成凌啟南墉之重輿兮將去熱以藏冰山人是取縣人是承納幽宮之邃宇兮靜恬淡以清激抱堅精之玄素兮發川靈而長凝于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攘患炎災是禦乃命有司啟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淸暑格炎靈之恣曜兮摧盛陽之暴怒弭和春之淒風兮過

溫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艱難兮，俾羣生之寍處。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寍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厚德之兼愛兮，乃惠存自及亡。爾乃攜我同類，援我烝徒，將涉寒歲，害氣是除。攀靈檻而增舉，爰自託于城隅，仰瞻重構，俯臨陰穴，廋清驚冷，廚發栗烈，餘寒嚴悴，淒若霜雪。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援朱李于玄泉，來甘瓜于清濤。初學記二十八　御覽九百六十八

大槐賦 并序

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于嵩岳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曰：

有殊世之奇樹，生中岳之重阿，承蒼昊之純氣，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喬、馮夷之倫，逍遙茂蔭，濯纓其濱，望煙霞而增舉，垂高暘之清塵。若其含眞抱樸，賤世所希，隮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潔昭儉已驕奢，成三王之懿資，故能著英聲于來世，超羣侶而垂賦。仰瞻重幹，俯察其陰，遂葉橫被，流枝蔚森，下覆靈沼，上蔽高

學孤鴻徘徊寡雀悲吟清風時至惻愴傷心將騁軌以輕運安久留而游豫藝文類聚八十八

安石榴賦 並序

于時仲春垂澤華葉甚茂炎夏既戒忽乎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思衰可無懼哉乃作斯賦

綠葉翠條紛乎蔥青丹華照爛曄曄熒熒遠而望之粲若摛繢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龍燭耀綠波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

庾敳

敳字子嵩峻次子爲陳留相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從事中郎後爲石勒所殺有集五卷

意賦

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于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

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天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眞人都遺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軀于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于朝生兮億代促于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颻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並體兮融液忽而四散晉書庾敳傳

幽人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縱釋虛苟識妙曾厥美有腴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遺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羲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諮微晃藝文類聚三十六作庾凱當是寫刻誤

庾旉

旉字允臧純子為博士泰康中以諫遣齊王攸就國除名起為

散騎侍郎遷國子祭酒

上表諫遣齊王攸就國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啟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

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曰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曰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目母弟之親尊居藩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目方任嬰之惟翊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晉書庾旉傳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云

庾亮 一

亮字元規峻從孫明穆皇后兄元帝爲鎭東將軍辟爲西曹掾隨府轉丞相參軍封都亭侯及卽位拜中書郎領著作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王敦內逼加右衞將軍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以功封永昌縣公轉護軍將軍成帝卽位加給事中徙中書令蘇峻反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峻平出爲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鎭蕪湖尋代陶侃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武昌徵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固辭不拜尋卒追贈太尉諡曰文康有集二十一卷

讓中書監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徽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寵興乘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文選晉書 庾亮傳

讓封永昌縣公表

觀聖賢之于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寶重之于古而聖朝可輕之于今邪譬猶廻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爝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藝文類聚五十一

薦翟陽郭翻表

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士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佚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敭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于槽櫪之下贊世之才委于壠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奮贊皇極敷訓彝倫藝文類聚五十三

上疏乞骸骨

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隲履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

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匹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宜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劒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投草澤

思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㠯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晉書庾亮傳

請放黜陶夏疏

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㠯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㠯懲暴虐晉書陶侃傳侃薨夏為世子送侃喪還長沙夏弟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亮上疏

請留庾懌監秦州疏

懌御眾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㠯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枕傷晉書庾懌傳懌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

謀開復中原疏

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
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
臣宜移鎭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
練乘釁齊進臣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
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
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
參議臣定經略晉書庾亮傳

斬陶稱上疏

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
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
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臣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
水而死韶于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
弟乃反縛懸頭于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

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荅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佩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晉書陶侃傳

皇子出後告廟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宋書禮志

四

武昌開置學官教

人情重交而輕賒通典作忽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荅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

衡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于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于是眞通才也今使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

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六終